



终南山记游

肖重声

THE CONGSHU 旅游文学丛书

终
南
山
记
游

肖重声

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

封面设计 孙新元
封面照片 黄继贤
插图 高民生
责任编辑 文大家
绘图 徐光洲 王希娟

终南山记游

肖重声 著

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开本1/32 印张4.5 插页8 80千字

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7,000

统一书号：8199·971 定价：0.90元

出版说明

终南山是我国著名的山岭，名胜古迹众多，本书以清新的文字，翔实的史料，记述了享有盛名的“兰田猿人”的发现，唐诗人王维的辋川遗址，罕见的六朝古刹水陆菴大型泥塑群，唐玄奘墓地兴教寺，道教发源地楼观台，《长恨歌》的诞生地仙游寺以及明山胜水翠华山、草堂寺等等，如引读者作一次旅游，并获得人文史地知识。

目 录

终南寄语（代前言）	（ 1 ）
在人和猿分手的地方	（ 5 ）
观水陆庵壁塑遐想	（ 9 ）
辋川新诗画	（ 16 ）
蓝田美玉记	（ 23 ）
汤泉神水	（ 31 ）
翠华神秀	（ 38 ）
清凉世界南五台	（ 44 ）
石砭峪，高耸的昏热	（ 50 ）
访玄奘法师的墓地	（ 55 ）

“不知香积寺”	(64)
后岸山中	(71)
华严寺，倾斜的权势	(76)
留在子午道中的脚印	(81)
丰镐寻迹	(87)
昆明池絮语	(94)
涌流的烟雾	(99)
美哉，汉陂！	(104)
在道教“仙都”楼观台	(113)
《长恨歌》诞生的地方	(122)
巨星陨落的地方	(131)

终南寄语

(代前言)

翻开唐人诗集，那些歌咏终南山的诗篇，如同串串珠玉耀眼熠熠。伟大诗人李白写道：“出门见南山，引领意无限。秀色难为名，苍翠日在眼。有时白云起，天际自舒卷。心中与之然，托兴每不浅。”著名诗人王维写道：

“白云回望合，青霭入看无。分野中峰变，阴晴众壑殊。”唐太宗李世民也对终南山着意赞美道：“重峦俯渭水，碧嶂插遥天。出红扶岭日，入翠贮岩烟。迭松朝若夜，复岫缺疑全。”仅从这些诗篇中就可看出，终南山的奇峰秀岭、碧水幽涧、茂林修竹、繁花蔓草，以不可抗拒的魅力，吸引着古代的人们。李白心驰神往，王维长期隐居其中，而唐太宗觉得住在终南山中仿佛进入仙山琼宇一样心悅神怡！

如果说横亘在关中平原南沿的秦岭山脉，是大自然雄奇险峻、气势磅礴的杰作，那么，处于秦岭中段的终南山，就是这一杰作中的精华。它东起盛产美玉的蓝田山，西至终年积雪的太白山，横跨蓝田、长安、户县、周至等

县，绵延二百余里，天造地设，雄峙在古城长安之南，成为长安城高大坚实的依托、雄伟壮丽的屏障。她舒展青苍秀美的双臂，捧起长安城这一人类文明的瑰宝，奉献给古往今来的人们。长安城无疑是终南山的重心、终南山的灵魂。终南山因长安城而姿颜焕发，名扬四海，成为人们乐于游览的胜地，富于消魂勾魄的韵味。

我在终南山的怀抱里长大，对她真诚的热爱。远在千里之外，朝思暮想，怅然若失；当回到她的身边，终年厮守，无限依恋。那碧草修竹常在我心中摇曳，那峻岭崖崖常在我眼前显现，撩拨着我的思绪，激荡着我的情怀。我终于按捺不住了，我想在工作之余，丈量故乡的青山绿水，叩访终南山的曲径幽道，以了却我的爱慕之情。大约从一九八三年十月到一九八四年十月，我从东到西，开始了短促而紧张的旅行访问——

终南山东端的蓝田县，是灞水之源，也是古代交通要道蓝(田)武(关)道的起点。在灞水岸边的公王岭，我拜访了著名的蓝田猿人遗址。这座其貌不扬的山头，被视为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的源头，从而名扬中外。在王顺山下的蓝溪水中，我拜访了著名的六朝古刹水陆庵。那里的壁塑，是关中最大的雕塑艺术宝库。在辋水中游的辋川，我寻访了唐代著名诗人王维的隐居之地——美若世外桃源的鹿苑寺遗址。在辋水上游的菜玉川中，我找到了蓝田美玉的姊妹，体验了古代群众的采玉生活。在石门峪口（即汤峪口），我寻访了唐代温泉的遗址，领略了温泉矿水的

神力。这里如同临潼温泉一样，不仅是理想的旅游之地，而且是名闻遐迩的疗养胜地。

来到长安城端南的长安县，在太乙山（即翠华山）上，我游览了天池、瀑布等奇观，拜访了那位为反抗封建婚姻而逃匿此山的翠华姑娘。南五台是终南山的最高峰，也是终南山的神秀之区。我两次登临南五台，感到这里林木蓊郁、浓荫如水，确是人间少有的清凉世界。我的家乡就在古代由长安通往四川等地的交通要道子午峪外。当我漫步在子午道中的时候，不禁想起儿时洒在这里的汗水和泪水，对她的险峻崎岖倍感亲切。

长安县境的文物古迹，星罗棋布，令人眼花缭乱。泮峪口内的静业寺，是中国佛教律宗的祖庭；神禾原畔的香积寺，是中国佛教净土宗的祖庭；少陵原畔西部的华严寺，是中国佛教华严宗的祖庭。在少陵原畔东部的兴教寺，我拜谒了唐代著名高僧玄奘法师的墓地，重温了他历尽艰辛西游取经的故事，对这位伟大的旅行家、翻译家的坚韧不拔的毅力深为敬佩。在泮河两岸，我寻访了西周王朝首都丰京和镐京遗址，领略了青铜文化的光辉。我在汉武帝修造的昆明池遗址——那片迷茫的洼地里徘徊数日，仿佛不相信这条人间银河已从地面上消失。

来到长安城西南的户县和周至县，在圭峰山下的草堂寺中，我拜谒了后秦时代西域高僧鸠摩罗什的墓地，对这位丝绸之路上的友好使者不无敬意。在涝河岸边的陂头村，我寻觅了唐代汉陂湖的遗址，对陂头群众恢复汉陂湖

的壮举，感到由衷的高兴！楼观台也象南五台一样，是终南山的风景绝胜之处，还是我国道教的“仙都”。在楼观台，我游览了著名思想家老子传经布道时留下的说经台和炼丹炉。在黑峪之中的仙游寺，我寻觅唐代伟大诗人白居易的足迹，探究他怎样在这里写出了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长诗《长恨歌》。另外，我还去过眉县西南的斜峪关，攀登过斜峪关外的五丈原，凭吊过武侯祠。当然，这里已经稍稍超出了终南山的范围……

徜徉在终南山的怀抱里，崎岖的小径，洒下我的汗水；幽深的谷水，洗去我的喘息；珍贵的古迹，留下我的惊奇；崭新的瓦舍，飞出我的欣喜……我饱览奇绝美丽的自然风光，研究瑰丽壮观的文物古迹，采摘优美动人的故事传说，拜访勤劳好客的父老兄弟……我既了解各处名胜昔日的容颜，捕捉她沿革的踪迹，也欣赏她今日的风貌，探索她崭新的内涵。当然，也没有忘记表达我的感受，抒发我的情怀。总之，我想把终南山上下的这些名胜，告诉给热爱祖国壮丽山河的人们。

对终南山的了解和认识毕竟是肤浅的，未能踏遍终南山的所有绝胜之处，特别是我笨拙的文笔，难以使终南山的风彩生动形象地呈现在人们面前。终南山啊，你若要责备我的话，那是理所应当的。

作者 1984年12月初于西安

在人和猿分手的地方

这是一条狭长的川道。南面是高耸的秦岭，北面是低矮的横岭。滔滔灞河，自东向西，穿流其间。汽车沿着灞河北岸，象箭一样向东射去。在距蓝田县城大约三十五里的前程村，我和县文化馆的王华林同志下了车。向南望去，但见远处一道青翠的山岭，横卧在茫茫苍苍的秦岭脚下。老王说，那就是举世闻名的蓝田猿人的故乡——公王岭！

我们沿着一条崎岖的小路向公王岭攀去。这道透迤的山岭虽不高大险峻，但却充满魅力。层层平整的梯田里，嫩绒绒的麦苗刚刚出土，泛着片片似有似无的淡绿。接近岭头的时候，山势渐渐变陡了，碧绿的野草中，点缀着一簇簇金灿灿的野菊花，给山坡平添一种迷人的韵味。登上岭头，但见西侧的一角山崖已被齐刷刷地劈掉了，断面上露出了层层沉积的土石，纹理十分清晰。断面之下，已被铲成平台，栽种着苍松翠柏。刚刚下过一场小雨，树枝树叶越发鲜亮、清新。松柏丛中，竖着一座金碧辉煌的纪念亭。那黄澄澄的金顶，红彤彤的园柱，鸟翼般的飞檐，彩绘的梁栋，无不闪耀着强烈的民族特色。老王深情地抚摸

着亭柱说，这是公王岭的重心所在，蓝田猿人的头骨就是在这儿发现的。

我心中绽开了好奇与疑问的涟漪：在这条普普通通的山岭上，人们是怎样找到了我们最老最老的祖先——蓝田猿人的遗骨的？老王告诉我：早先，公王岭的荒草乱石中，暴露着成堆的“龙骨”（化石），风吹雨打，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。当地群众听说“龙骨”可以止血，就拿到中药铺去卖。一九六三年夏天，几位研究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的同志路过前程村，被一场多情的大雨留住了。他们向群众打听“龙骨”的事，群众望南一指：“公王岭上有那玩艺儿！”他们前往公王岭进行考察，果如其言！他们挖呀挖呀，终于在一块仅有排球大小的岩石里，剖析出猿人头骨化石。经科学鉴定，这是距今大约一百万年左右，人类最初脱离猿类，能够直立行走时的蓝田人化石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的祖先刚刚由猿变成人的时候，就生活和劳动在秦岭北麓灞河岸边了。

在山腰的陈列室中，我们看到了长久以来盼望一睹的蓝田猿人头骨化石。复原了的蓝田猿人头骨，额部扁平，眉梁隆起，嘴巴突出，下颌尖瘦，枕部宽阔而园钝，整个轮廓略呈楔形。据说这是一位成年猿人的头骨，但看去较小，仿佛现代小孩的头骨。老王告诉我，这是因为蓝田猿人虽然已经从猿类变成人类，但脑袋还同猿类相似，极不发达，脑容量稍稍超过现代猿类的脑容量。只有随着不断地劳动，四肢越来越健壮，大脑也才能相应地发达起来。

比如在周口店发现的北京猿人，其“资历”较之蓝田猿人要晚，头骨的轮廓就略呈椭圆形，已经接近现代人的头骨，脑容量也大大超过了蓝田猿人。可见，劳动不但创造了猿人本身，也改变着猿人的体质啊。

在陈列室中，我们还看到了蓝田猿人在劳动中创造的打砸器、尖状器、刮削器之类的工具。我拿起一件打砸器端详着，它比拳头大一些，表面粗糙，棱角不明。如果说它是块较圆的石头，可能更准确一些。但是那块尖状器可就有眉目了。它长约近尺，表面光滑，棱角分明，头部方整，刃部锐利，如果给它安个把儿，就颇似一柄石斧了。现在看来，这些石器十分简单落后，但对刚刚由猿变成人的蓝田猿人来说，却是极其伟大的发明创造了。他们可能是用两块石头互相敲击，才创作出这些不朽的作品吧？

在下山的路上，老王告诉我，在公王岭上发掘猿人头骨和劳动工具的同时，还发掘出野马、野鹿、犀牛、剑齿虎、剑齿象等四十几种动物的化石。这说明在一百万年以前，公王岭一带曾经是许多动物栖息繁衍的地方。我不明白，在那样复杂的环境里，蓝田猿人怎样生存和发展呢？于是，他娓娓动听地给我描述着蓝田猿人的生活状况。仿佛一只想象的鸟儿，渐渐地，把我带到了那个天地初开的年代——

那时候，秦岭北麓灞水岸边，还是原始森林地带。高大的乔木，低矮的灌木，茂密的野草，遮天蔽地。森林中云蒸雾绕，阴暗而湿热。凶恶的剑齿虎，躲在树后，窥伺着其它动物；机警的野鹿，竖起耳朵探听着周围的动静；

而野马则象狂风一样卷过树林，奔到河边去饮水……成群结队的猿人，爬上树梢，摘取野果充饥。有的拿着树枝、石头，追赶着一群野牛；有的坐在河滩里，专心致志地敲打着石头。当剑齿虎袭来的时候，他们发出一片杂乱的吆喝声，惊慌地逃散了。当森林中偶而起火的时候，他们起初迷惑不解，甚至有些害怕。后来，他们发现被火烧死的野兽，吃起来味香；天气寒冷的时候，靠近火堆就比较暖和；黑夜降临的时候，火光还能照亮周围的地方。他们逐渐懂得保存火种，利用火来为自己服务了。就这样，他们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地，以极其落后的工具，极其简单的协作，抗御着极其险恶的环境，过着极其艰苦的日子。这种茹毛饮血的生活折磨着猿人，同时也锻炼着猿人。经过漫长的劳动和斗争，他们克服了无数难以想象的困难，顽强地改造着自然，也改造着自身，用自己毛茸茸的双手，推动历史车轮缓慢地前进着。

听着老王的讲述，我对公王岭的了解加深了，敬意增重了。这道看去极为平常的山岭，在我们民族的发展史上，却有着极不平常的地位啊！在这儿，我们的祖先和猿类挥手告别了，变成了神圣尊严的人类；在这儿，我们的祖先用石块和木棒，掘开了文明历史的源头；我们的民族正是从这儿起步，一代接着一代，英勇奋斗，披荆斩棘，不断改变着自己的命运，走向光辉美好的未来。

于是，当我们回到灞河岸边的时候，不约而同地转过身来，面对公王岭，郑重地鞠了一躬。

观水陆庵壁塑遐想

蓝田的朋友告诉我：县城东面二十里的水陆庵，本是一座庞大的六朝古刹。唐代整修的时候，请来著名雕塑家杨惠之，匠心独运，在庵内的墙壁上悬空塑出密密麻麻的佛像，使之成为关中地区规模最大的佛教艺术宝库。那佛像到底有多少？当地群众说：有三石六斗菜籽那么多。我不禁愕然了，那佛像大概象珠海星天一样，纵然使用电子计算机，恐怕也无法算出一个准确的数目吧？

果然！当我走进庵内那五间大殿的时候，黑洞洞，暗黝黝，仿佛一座幽深的地洞。“啪”地一声电灯亮了，我才发现自己已经跌落在无法计数的神佛的包围圈中了。举目四望，大殿内部的各个角落，从正隔间的正面到背面，从北山墙到南山墙，从前檐墙到后檐墙，甚至正隔间两侧的隔墙两面，全被大大小小层层叠叠的神佛占据了。我那暗弱的双目，即使借助数盏百瓦灯泡，猝然间也无法一一看清他们的面目，只觉得许许多多光秃秃圆溜溜的脑袋，许许多多白生生胖乎乎的面皮，许许多多恶狠狠怒冲冲的眼睛，不停地在我眼前晃动、旋转，旋转、晃动……在他

们的背后，一会儿现出高峻的峰峦、弯曲的流水，一会儿现出飞湍的瀑布、凝碧的树木，一会儿现出典雅的亭台、精巧的楼阁，一会儿现出雄伟的殿宇、高耸的古塔……在他们的周围，长龙腾空，彩凤飞舞，雄狮怒吼，大象踟蹰，白鸽展翅，寒蝉不鸣……这色色种种，组成一幅幅错综复杂的图案，一团团光怪陆离的景象，使我眼花缭乱，无所适从了。幸好，大殿的顶上是空的，容我透过一口气来，可以细细地打量诸位神佛的面容了。

高踞于这座大殿正隔间正面的几座大佛，那躯体比起凡人中的五大三粗者，还要高大得多，可算是名符其实的泥塑巨人了。居中的莲花宝座之上，佛教的老祖宗释迦牟尼正襟危坐，坦然自在。这位二千五百多年以前的印度王子，差不多和我国儒教的老祖宗孔丘同时生活在世界上。据说他年轻的，看到人生在世的种种苦难，就厌世出家，寻求解脱诸般痛苦的途径去了。他夜以继日地坐在菩提树下苦思冥想，心猿意马，忽然之间，他觉得自己成“佛”了，也就是“觉悟”了，明白了人生的究竟，找到了解决人生苦难的办法。此刻，那犹如满月的面庞，留露出慈悲为怀的架势；那圆圆的大眼，总是注视每个走进大殿的人；双唇微启，似乎又要向人们宣讲佛法了。他想说些什么呢？是不是要说：人生是茫茫无边的苦海，人活着就象在苦海里挣扎，能有什么乐趣可言？人生为什么如此痛苦和烦恼？因为人们生来就愚昧无知。因此，人的灵魂不管是托生为人，或者变为牲畜，或者沦为饿鬼，或者坠

入地狱，都不过是在无边的苦海中轮回而已。要想消除愚昧，摆脱轮回，就只有不断地反省自己，求得灵魂的“自我净化”。只有沿着这条“正确”的道路，才能达到理想中的“涅槃”境界。佛祖所说的“涅槃”就是灭度、圆寂，也就是死亡的意思。哦，原来如此！

南北山墙的上部，连环列塑着佛祖释迦牟尼的传略故事，包括入胎、降生、出游、逾城、降魔、成道、说法、涅槃八相。这些故事中充满了佛教信徒对其始祖的崇拜和敬仰，以至留下了荒诞离奇的痕迹。北山墙上：佛祖的出生。不是瓜瓜坠地，而是从其母的右胁之下钻出人世的。仅此一点，就可见释迦牟尼的奇异不凡了。而且，他一落地，就左手指地，右手指天，口出狂言：“天上地下，唯我独尊。”乖乖，看来救世主下凡了，若非如此，又怎能说出那样狂妄无知的话？这位救世主自从三十五岁创立佛教之后，足迹踏遍恒河流域，不知疲倦地向人们兜售他的唯心主义人生哲学。那些虚妄的说教确也曾迷惑过不少受苦受难的人。这正如列宁所说的：“被剥削阶级由于没有力量同剥削者进行斗争，必然会产生对死后幸福生活的憧憬，……对于工作一生而贫困一生的人，宗教教导他们在人间要顺从和忍耐，劝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天国的恩赐上。”

南山墙上：佛祖的涅槃。当他奄奄一息、似死非死的时候，信徒们有的捧药，有的急救，有的忙忙碌碌料理后事，惶惶然乱成一团。佛祖的得意门生阿难，则捶胸顿